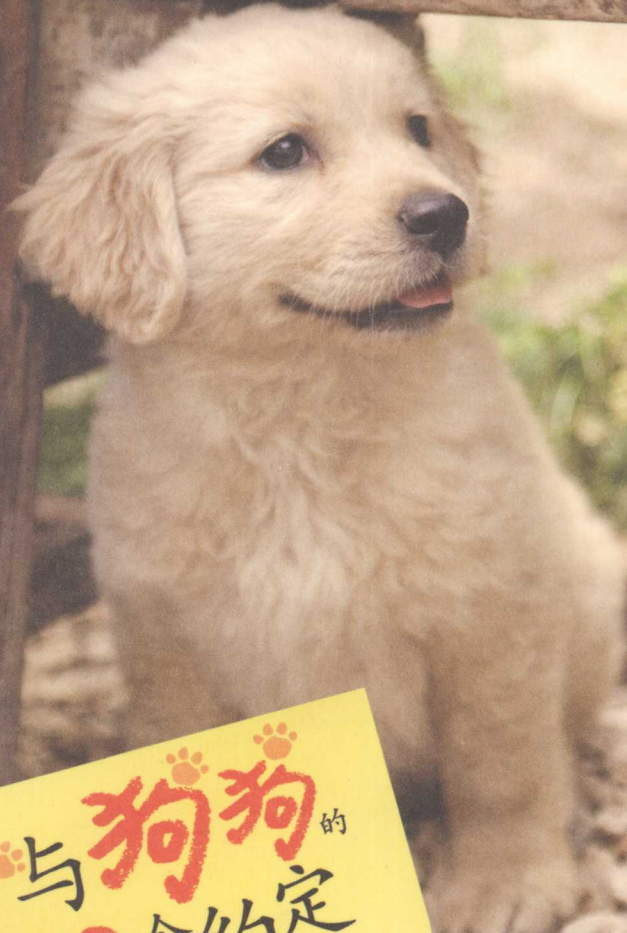


© Bungei Shunju Ltd.

直击心灵深处的约定
牵动一生的爱与承诺



与狗狗的
10个约定

更是在变动无常的世界中，
对于真情、对于爱的最极致的追求和渴望。

[日]川口晴◎著
王佳◎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狗狗的10个约定 / (日) 川口 晴著; 王佳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11

书名原文: INU TO WATASHI NO 10 NO YAKUSOKU

ISBN 978-7-5086-1321-5

I. 与… II. ①川… ②王… III. 中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51449号

INU TO WATASHI NO 10 NO YAKUSOKU by KAWAGUCHI Hare

Copyright © 2007 by KAWAGUCHI Hare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7.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ina CITIC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AWAGUCHI HARE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与狗狗的10个约定

YU GOUGOU DE 10 GE YUEDING

著 者: [日]川口 晴

译 者: 王 佳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73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2606

书 号: ISBN 978-7-5086-1321-5/I · 7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010-84264824



de
与狗狗的10个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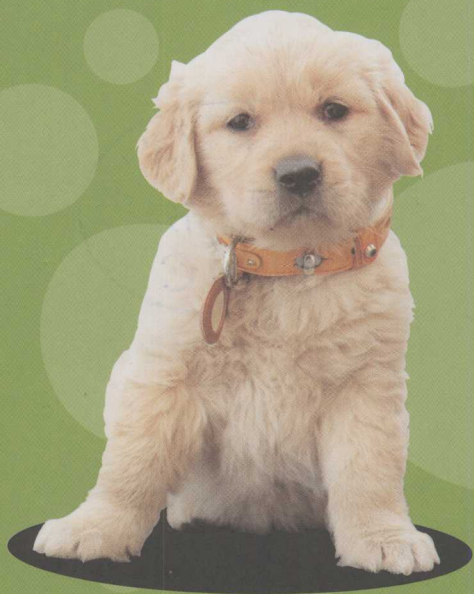


【日】川口 晴◎著
王 佳◎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与狗狗的
10个约定





1.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希望你能耐心一点，给我时间去理解你。
2.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完全地信任我。能成为你忠诚的朋友，是我最大的幸福。
3. 你知道吗，我和你一样，是有感情的。
4. 我不听话的时候，在你责备我之前，能不能想一下自己对我做了什么。
5. 把你所有的心事和牢骚都告诉我。虽然我不会说，但是我听得懂。
6. 别打我。其实我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伤害你，我只是没有这么做。
7. 有一天我变老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照顾我。
8. 我的生命只有十年。希望你能多抽出一点时间和我在一起。
9. 你有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工作。而我，只有你。
10.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和你一起度过的时光。所以请你答应我，在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陪在我的身边。



第一章
我的不靠谱妈妈

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哭。

刚刚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只要我脸上流露出一点要哭似的征兆，母亲便一定会满脸慈爱，忍俊不禁地拥我入怀。她抱着我向我描述，我这种似哭非哭的表情，在她的眼中，是怎样无以伦比的可爱。听她这样一夸，我便不想哭了，眼泪也会不知不觉地蒸发。天长日久，我渐渐失去了哭的欲望。也真的忘记了人应该怎么哭。二十二年来，我竟未哭过半次。

母亲是个不太靠谱的女人。

比如，每次把折好的衣服收进衣橱，母亲都会因为放不下而怀疑衣服比洗之前多了一些。再比如那时候有一种擦地鞋（灵感大概来源于拖鞋和擦地的拖把），母亲欢天喜地地买回

来，擦地板的时候就穿着那种古怪的拖鞋，在房间里像滑冰一样溜来溜去。母亲还喜欢一次采购大量的蔬菜，等到吃不完只能扔掉的时候，一个人对着干瘪的胡萝卜或者开始腐烂的芹菜，认真地道歉。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着一个烂掉的青椒一脸严肃地思考：如果把这个青椒种在花园里，会不会有很多青椒长出来。还有，如果母亲做了一顿很糟糕的晚饭，她不会勉强吃掉或者倒掉食物，而是把食物习惯性地藏进冰箱里。母亲常常在用微波炉热过红茶之后，忘记把茶杯拿出来。每次我打开微波炉的门，十有八九看到她的白色瓷杯子，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如果我去跟她讲，她又是一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说，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放进微波炉就肯定会忘。想想又说，这样也好，以后想要忘记什么，也许可以试试放进微波炉里，说不定就会忘掉。当然，偶尔母亲还会穿错袜子，左脚和右脚，一样一只。

在我二十二年的人生里，我再没有遇见过像母亲这样的女人。同时悲惨的是，竟也没有任何人夸过我可爱，除了母亲。

母亲不靠谱的性格令人很难想象。在嫁给父亲之前，她一直是个护士。二十五岁那年怀了我，才辞了工作。我翻影集的时候，看到过旧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戴一顶护士帽，笑得有点夸张。母亲鼻子长得很秀气，鼻尖微微上翘，眼睛弯弯的，我的吊角眼跟她一点也不像。母亲安静的时候，可以说别有一种神韵美，可一旦笑

起来，嘴就会咧得很大，好好的模样就给笑咧了。我常常替母亲感到遗憾，因为从她孩提时起，所有的照片无一例外都是笑着拍的，我曾经很努力很仔细地观察过，但是从那些照片上，我找不到丝毫的痕迹，来证明她曾经美丽过。

父亲也是在函馆总医院工作。作为一名医生，母亲的不靠谱让恪守公职的父亲感到担忧，以至于经常在一边默默地观察母亲的工作状态。结果，这种完全出于对工作的关心引起了母亲的误会，她主动邀请父亲去看了场摇滚演唱会，两个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谈起了恋爱，结了婚，然后又生下了我。后来由于工作过于繁忙，父亲很少回家，我一个星期只能见他一面。我的整个童年时期，仿佛只有母亲陪在我身边，看着我一点点长大。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孩子，我很天真地以为，这种生活将会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没有尽头。

母亲习惯使用同一个牌子的香水。其实香水本身是挺不错的，使用得当的话会显得人恬静而优雅，可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喷的太多。我现在还记得她拿起香水瓶子，咻咻咻地喷上四五下的样子。有时候香水味太过浓重，和厨房的酱汤或者咖喱味搅在一起，那种混合后的气



味令人难以形容，呛得我几乎要得鼻炎。

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陪母亲去买东西，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些母亲常去的店铺，我都会踮起脚尖朝里张望，寻找母亲的身影。楼下不远的便利店、面包屋、CD店，母亲常常流连在这些地方，一待就是两个钟头。当我终于找到母亲，轻轻走到她身旁，她总会带点惊喜地轻叫出声。不过那种惊喜总是转瞬即逝，她的注意力会马上回到正在翻阅的杂志上去。对此我也早已习以为常，我会安静地站在她身边，和她一起看那些杂志和CD，或者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些其他的东西。母亲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过不了多久，杂志看厌了，便会过来唤我，我便放下手里的杂志，和母亲一起离开，在路边的小店随便买点东西，再一起回家。

有时候，你会发现某个地方的空气里充满母亲身上熟悉的香水味，但人并不在，只有香水味。那次，我去母亲每天光顾的便利店找她，母亲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在那里翻阅杂志，但她的香水气味却飘荡在整个杂志架附近。我便知道母亲来过这里，并且刚刚离开不久，因为香水的气味并未淡去，甚至还很明朗新鲜。我从便利店走出来，路上一个

人也没有，前面正好是一段上坡路，风就从坡上面吹下来，里面隐约夹杂着母亲的香水味。我一边推测母亲的位置，一边迎着风，沿着坡路向上走，快走到坡顶的时候，看到一个酷似母亲的身影。

“妈妈！”

那人转过身来，果然是母亲。她看着我，咧着嘴笑。

“你怎么找到我的呀。”

“香水味啊，今天刮风，香味能飘得很远。”

“小晴鼻子真灵，跟狗鼻子似的。”

我很想告诉母亲，其实是她香水喷的太多了，想了想却没有说。

“妈，我觉得你很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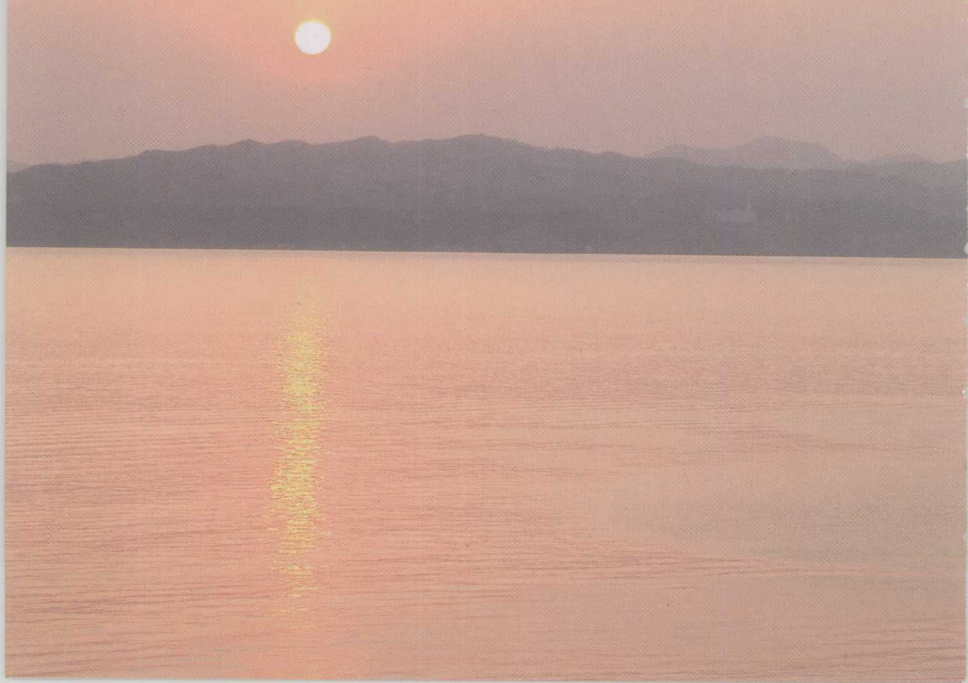
“像风？是吗？这么一说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母亲露出小女孩儿般的羞涩笑容。

回家之前，我常随着母亲，并排坐在海堤上看海。函馆这个城市有很多坡路，我们就沿着这些坡路，从商店林立的小街走到海边去看日落。夕阳美轮美奂，令母亲如醉如痴，久久不肯离去。夕阳温柔地笼罩着大海，海面呈现出一片祥和的玫瑰色。渐渐的，这笼罩海面的光泽开始向天边褪去，最后在水天交接处形成一条长藤般的光线，随着波浪轻轻起伏。这条藤色的光转

瞬即逝，常常就在我和母亲交谈的时候消失了，等我们发觉的时候，只剩下暗紫色的霞光包围着我们。在小学五六年级的那段时光，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母亲总是坐在海堤上看日落。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落时分，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这种动物——狗。

那天，我从防护堤跳到沙滩上，追一个飘走的塑料袋。就是随处可见的那种便利店的塑料袋，风把它吹起来，看上去像是带耳罩的帽子。母亲从便利店买了冰激凌，往外拿的时候，袋子被一阵风吹飞了。我马上站起来去追，母亲却纹丝不动地坐在防护堤上，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看着我追着一只塑料袋子越跑



越远，咯咯地笑个不停。

袋子飘得还真远。在我跳起来抓住它的一刹那，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正向我的方向跑过来。逆光，我看不清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就这样冲着我跑过来，在我的脚边停下了。我好奇地低下头，那是一只黑色的小狗，仰着小脑袋，盯着我看。湿润的黑色的眼睛。它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我的心怦怦直跳。不由自主地弯下身，摸了摸它的小脑袋。小狗显得很高兴，一个劲儿地摇尾巴，还撒娇似的用脑袋蹭我的手，滴溜溜的黑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的心忽然潮起来，我跟自己说，我要把这只小狗带回家。我抱起小狗，小狗在我怀里蜷



成一个毛茸茸的球。

“谢谢你帮我抓住它。”

我闻声望去，一个穿着海军服的女子，站在我旁边。

“大介和人这么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说着那女子伸开双臂，小狗立刻从我怀里挣脱出去，冲着女主人扑过去，跳进她的怀里。我愣住了，傻傻地看着这一幕的发生。女子握着小狗的前爪，跟我说拜拜。我也小声地跟她们道别，看着小狗离我越来越远，直到连影子都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

“回去吧。”

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

“妈你看见了吗？刚才那个小狗！”

我按捺不住心底的兴奋。

“看到了呀！小晴你不怕狗啊。”

“多可爱啊……”

那双紧紧盯着我看的漆黑的小眼睛，留在我怀里的体温和沉甸甸的重量。从那以后，每当在街头或者海边看到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盯着它们看很久。



“生日礼物你想要什么啊？”当母亲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小狗！”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二岁的生日。

“狗啊……”母亲的态度含含糊糊的，但我坚定地相信，到了生日那天，母亲一定会笑嘻嘻地把一只小狗送到我面前，小狗的脖子上还系着一个大蝴蝶结。结果好不容易盼到了生日那天，母亲递到我手上的，却只是个打了蝴蝶结的盒子。

“啊？不是小狗啊……”

盒子里面是一个贵太郎的闹钟。看着我一脸失落的样子，母亲解释说。

“小晴对不起啊，养狗太麻烦了。”

“我不管，我不怕麻烦，什么都不怕。”

“可是你还要上学啊。”

“难道你们一点都不想养狗吗？”

“我们有你就够了。”

“不管怎样都不能养，是吗？”

“爸爸不太喜欢狗的。”

“啊？”

我对此一无所知。父亲那么忙，几乎根本就不回家。上次看到他，还是两周之前的星期天，父亲一直在抱怨太累，在家睡了整整一天的觉。更过分的是，连自己女儿过生日，他都没有回家。让这样一个父亲来决定我能不能养狗，我可不愿意。我越想越气，只能把怨气都发在母亲身上。

我阴阳怪气地问母亲，“父亲今天也不在家啊？”

“可能要晚点回来吧。”

“病人对于父亲来说比我重要多了。”

“哎，行了，行了。”母亲一边劝我，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个蛋糕。

“生日快乐！”

雪白的奶油，半透明的果冻，碧绿的奇异果，鲜红欲滴的樱桃……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水果。看到蛋糕，我感觉心情不那么糟糕了。

“太有食欲了。”

“我跑了三家糕点店，挑来挑去选了很久，还是这个最好看。”

“嗯，的确很好看。”

“喜欢吗？喜欢就好。来来，一人一半。”

母亲拿起刀就要切。

“咦，蜡烛呢？”

过生日嘛，怎么会没蜡烛呢。我想。

“呀！”母亲拿着刀的手顿在空中，愣了。“我忘了……”

我完全绝望了。

母亲好像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说话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她又恢复了平时的笑模样，“小晴，对不起，过生日怎么能忘记买蜡烛呢。妈妈现在就去买。等等啊——”

“我与您一块儿去。”

我们沿着海边的路朝便利店的方向走去。漆黑的海面上，隐约看得到白色的海浪，摔碎在礁石和海岸上。便利店白花花的荧光，透过夜晚冰冷的空气，显得那么刺眼而突兀。

“便利店真的是太方便了。”

母亲由衷地感慨着她深深热爱着的便利店，甚至还哼唱起了小调。她哼的是英文歌，好像是麦当娜唱的。母亲平时最喜欢麦当娜，常常是哼着哼着就忘情地跳起舞来，连手里正在做的事也忘记了。

“这回可不是麦当娜，是辛迪罗拉。”母亲笑着答。

“辛迪罗拉？”

陌生的名字。

“歌词大意是说什么的啊？”